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问题” ——乔纳森·休斯对西方生态主义的批判

穆艳杰 罗莹

〔摘要〕西方生态主义认为，马克思“按需分配”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没有看到“自然的界限”，对生态问题“视而不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休斯明确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的界限看做是“人对人自身的限制”投射到了自然当中，在此情况下，自然的界限才能够不作为“界限”而存在。用人自身的自我限制来取代外部自然界限制的限制，是休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休斯围绕“生态问题”界定上的争论，批判了西方生态主义者的抽象伦理观的道德说教做法，捍卫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关键词〕乔纳森·休斯；马克思；西方生态主义；唯物史观；生态问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710046）；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八大重点项目（2013A03）

〔收稿日期〕2013-06-12

〔作者简介〕穆艳杰，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罗莹，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华大学管理学院教师。（长春 130012）

一、休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总原理

西方生态主义^①认为，马克思“按需分配”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没有看到“自然的界限”，对生态问题“视而不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休斯明确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的界限看做是“人对人自身的限制”投射到了自然当中，在此情况下，自然的界限才能够不作为“界限”而存在。用人自身的自我限制来取代外部自然界限制的限制，是休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辩证法大师，他本人曾经明确赞扬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公开承认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1]94}。休斯在《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作当中，贯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原则，他不同意当代西方生态主义者所提出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或与“生

① “生态主义”一般是指单纯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生态问题，避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它包括生态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中心主义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等不同的提法。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承认人以外的自然物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

态无涉”的立场，也不同意他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而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了生态问题当中所包含的种种辩证矛盾，探索了一条解决生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一）关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悖论

根据休斯的看法，无论如何，“人类应当生存”这一命题应该是绝对无条件的。而人类作为生物而存在，必然天然地以对自然的依赖为条件，所以，人类的生存又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自然。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包含着矛盾：人类的生存既是无条件的，人类的生存又是有条件的。但仔细分析，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在前一个命题之中，人类的生存是无条件的，是一个价值论上的判断，即人绝对地“应当”生存。“人类应当生存”作为一个直言判断，表明了该判断的无条件性。人类无论作为生物的一个特殊物种，还是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存在者，都绝对地以承诺人类自身的生存为前提，否则，人类的存在如果没有任何绝对的必然性，我们讨论的一切关于人类生存问题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人类自身通过他的理性能够为自己绝对地设定“无条件地生存”这一价值上的“阿基米德点”。从后一命题来看，人类生存又是需要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自然。因为人类生存要依赖于自然提供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这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所以，从事实判断上来说，人类的生存又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两个判断或命题的统一就构成了休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前提。它以悖论的方式彰显了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

（二）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悖论

休斯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类既有依赖于自然的一面，又有超越自然单纯限制的一面，即人的独立性或超越性。这样，人似乎既是独立于自然，因为自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人才以其独立性自己创造并改变着自然，使其为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服务；但是，绝对地说，人又是无法超越自然的限制的。人类的能动性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能违背自然提供的界限，这一界限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当中最终被还原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源，另一个是生态环境。如果超出这两个条件的限制，人类必然走向生存危机。这样，人类的独立性则是相对的，而对自然的依赖则是绝对的。简言之，是依赖中的独立，这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当中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悖论。

（三）马克思对生态问题并非“视而不见”

目前，西方生态主义者有一个观点，认为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是视而不见的”。休斯对此做出了反驳。这一评价一方面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是荒谬的。就马克思所直接关注的问题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确实是视而不见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私有制下人类的劳动异化问题，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问题，剩余价值的剥削问题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显然，这些问题表面看起来与生态问题毫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所设想的生产方式，一定是被控制在自然的界限之内，因此，生态对于马克思来说永远不能构成“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社会摆脱资本私有制的竞争和趋向于物质利益恶无限的膨胀需求的话，人类社会就会通过自觉的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将自身的生存活动限制在自然的界限以内。在这种情况下，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之内是根本不会出现的。所以，马克思没有直接关注生态问题，因为生态在他那里根本不是“问题”。但其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却自在地将人类约束在生态界限的范围之内了，因而又是间接地关注了生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斯指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增长是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可以指责他的构想具有生态不可持续性的充足理由”^{[2]230}。对生态问题视而不见应该被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当生态问题应该作为问题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另一种是没有直接地关注生态问题，因此是视而不见。就前者来

说,该评价是荒谬的;就后者来说则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确实没有直接关注生态问题。

二、“生态问题”界定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一) 对生态问题界定的两种极端立场批判

对生态问题界定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立场,一个是定义过窄,一个是定义过宽。前者如奥德姆认为,生态问题仅仅是生物个体与它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就未免定义过窄。因为,它把人仅仅看做是一个自然界的成员,把人作为自然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生态问题,就排除了人自身的社会关系。这样,生态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了。另一种是定义过宽,即人类的一切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行为,都应该属于生态问题。休斯以乔·韦斯顿和帕斯莫尔为例,认为他们对生态问题的界定“存在着一种涵盖太多的危险,因为至少在那些起源于自然并受其规律支配的组成物质方面,一切都是‘自然’的。因此,如果我们把‘自然’概念延伸太广的话,我们将无法从生态问题领域中排除社会所面临的任何问题”^{[2]15}。在总结上述两个极端观点基础上,休斯得出了一个结论“环境问题的具体特征及其政治理论内涵,不能从环境问题的形式定义或‘人类’与‘自然’概念之间的抽象区分来解释,而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以及人造环境之间实际关系的理论阐释之上”^{[2]15}。我们注意到了休斯强调的“人造环境”。我们所说的生态问题,并不是人类与人以外的“原始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与被人类自身的行为所改变了的自然发生的紧张关系。所以,生态问题的实质,是人所发生的与被人类的行为所改造了的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它隐含的前提是,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人自身行为所导致的。这是我们思考生态问题的出发点。否则,生态问题在定义过窄和定义过宽的意义上思考,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休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自然观为基础,结合当代生态主义理论所得出的一个基本判定,它构成了休斯全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

(二) 休斯对“生态问题”界定的出发点

休斯指出“生态一词对人类的应用已超出了生物学的专有领域,因为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被超出其科学范围研究的社会和技术因素所中介。”^{[2]10}也就是说,生态问题不是脱离人自身的社会关系以及科学技术等因素而单纯地发生的。这不是一个对待生态环境的伦理观念问题,而是人类以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生存的价值观问题。马克思把人类解放这一价值追求,放置在了改变生产方式上,这是直到现在思考生态问题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唯物史观基础。离开了这一唯物史观基础,我们就会单纯地按照伦理观念的变革去解决生态问题,这显然是无效的。真正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揭示出了生态问题的深层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它的总根源。正如詹姆斯·奥康纳所说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3]7}正是在这一点上,休斯等人才有理由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从单纯的生态主义理论当中引领出来,走上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开辟的道路,来探索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

在“生态问题”这一概念的界定上,休斯揭示了其中包含的矛盾。生态问题所以可能,不是因为单纯的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或者说是强调有一个人类外部独立的“原始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环境而限定人类自身的行为。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上,休斯更加强调的是,生态问题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当然是与马克思的理论一致的。马克思曾经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明确提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离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116}这就是说,生态问题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对人类生存产生的限

制问题，而是人类因为他自身的创造性活动而导致的那部分“人化自然”对人类生存产生的限制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生态问题才是可能被提出来的。这构成了休斯对“生态问题”界定的唯物史观出发点。

从对生态问题的这一界定当中，我们看到了休斯所依据的主要原理，无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原理，当然，这一原理又是以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作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类生存必须要依赖于自然。另一方面，人类所依赖的自然并非是“与人无关”的纯粹的自然，而是被打上了人的烙印的“人化自然”。因此，我们讨论生态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当中展开的。而生态主义者则过分强调了人以外的外部纯粹自然，这种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合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采取了知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人类与自然外在地对立起来。

三、休斯对生态主义抽象环境伦理观的批判

（一）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伦理观

根据学界通行的看法，生态主义的核心立场可以被概括为自然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是当代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所争论的焦点。自然中心论者又可以区分为两种，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激进的和温和的。所谓激进的就是要求把人类的道德价值扩展延伸到人以外的包括非感知性的一切自然物；而温和的就是要求仅仅把人类的道德价值扩展延伸到人以外的一切可感知的自然物，比如彼得·辛格和汤姆·里根所提出的“动物解放论”。

自然中心主义认为，可以把道德价值从人类延伸到人以外的感知生物和非感知自然物那里。环境伦理学家把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办法，诉诸一种单纯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和重建，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是不相容的。这种单纯从伦理道德出发来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是抽象的、无效的，他们多数人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认为当代的生态问题与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根本性质上的差异。而休斯则明确认为，当代生态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单纯诉诸生态主义者伦理观念的重建，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尤其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及与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相结合的角度来加以解决。

生态主义者是抽象的。比如环境伦理学主张，人对待自然要承认其内在价值，一切自然物都有其存在的绝对内在价值，“这个重要的价值，像历史一样，并没有完全浓缩在个体身上；它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但是，在生态系统中，这种价值并不仅仅是部分价值的总和……系统价值是某种充满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就是被编织进了工具利用关系网中的内在价值”^{[5]255}。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要以伦理的方式对待自然。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它根本没有涉及具体的人在社会历史当中的社会关系问题，因而停留在人与自然的抽象关系当中了。休斯认为，这就只能通过类似于“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解决生态问题，而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是相悖的。休斯分析了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批判那种脱离人的具体社会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而单纯寄希望于道德说教来改变社会历史的抽象做法。休斯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为例，分析了马克思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批判观点。这一点后文将详细讨论。

（二）自然中心论者伦理观的无效性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环境伦理学讨论的焦点。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包括具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和不具有感知能力的自然物，它们是否具有内在价值；

而如果具有,我们维护它们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早在康德那里就已经涉及了。只不过康德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但其原理却是一致的。人能否认识到人以外的存在?显然这是一个包含着悖论的意识哲学问题。

一方面,康德认为一切认识都只能是人的认识,但人以外的存在者是作为“物自体”而存在的,因而是我们认识不到的。^{[6]216}根据这一认识论原理,那么,一切我们判定其为有内在价值的自然存在物,都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判断结果,因此,自然物即便存在着自身的内在价值^①,那也是“人”所认识和理解的价值。格伦德曼认为“除非依据该系统服务的人类利益,否则我们无法确定何谓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荣。”^{[2]26}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非人类中心的问题了。

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无非有两个向度:一方面是人以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出发,把自然看做是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存在,通过实践活动来改造自然,使其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人从自身的形而上价值出发,比如信仰和审美。唯有当“我们”把自然物当做审美或信仰对象的时候,自然物才能具有所谓的绝对内在的价值,即西方生态学家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下来的所谓“事物自己的善”的价值。“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相一致,这就是,我们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珍视自然世界中的事物,而非仅仅把它们作为实现我们自己的满足的外部手段。”^{[2]35}这样,人类中心论者就凭借着人类的审美和信仰活动,来确立人类对待自然的抽象的伦理观念了。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们不能认识到物自体,那么,我们是怎样知道并提出物自体这一对象的呢?那显然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物自体的客观存在,尽管只能是消极的认识而非积极的认识。自然中心论者认为,物自体是存在的,因为一切现象必然要以一个绝对的“实体”作为它的寄身者或依托者,否则,现象将会不存在。那么,我们又必须承认有一个在人类的认识能力之外的物自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这一客观物自体才使“我们”对现象的一切认识成为可能。按照这一原理,一切自然物就存在着不以人的认识为条件的、自己独立存在着的客观价值。比如,罗宾·阿特菲尔德、保罗·泰勒和罗尔斯顿就强调生物所具有的“自己的善”。无论是生物个体,还是物种或生态系统,它们都具有“自己的善”。

其实,无论是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还是温和的自然中心主义,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价值扩展到自然界当中去。而这是如何可能的?西方生态学家主要通过两个方法来论证这一路径的可行性。一个就是以辛格“动物解放论”为代表所提出的“类比法”,“一种策略就是寻求那些认可道德考量的事物与那些道德价值处于争端中的事物之间的类比”^{[2]230}。另一个就是以格伦德曼“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自然对人类来说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格伦德曼自己所认可的冠以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然的审美价值。”^{[2]33}所谓类比法,在逻辑上就意味着这种推理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在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着断裂,因此,我们无奈之下,只能以“类比”的方式,把人类自身的道德价值,以类比的方式推置到了人以外的其他存在者身上了,而不能直接推出结论。简言之,是人类以自身的伦理道德要求,去“类比”其他的存在者,并从其他的存在者身上也看到了道德价值。这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根据逻辑学的推理法规,我们绝不能从“应当”中推论出事实,也不能反过

① 非人类中心论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非感知性实体的“内在的善”或“内在价值”称为“繁荣”,它们是不依赖于人而独立的内在价值,比如,树木生长的茂盛,才符合了生命原则,如果枯萎就不符合生命原则了。非人类中心论者因此将非感知性实体的内在价值概括为“繁荣”。

来从事实中推论出应当。这就是自然中心主义者所不可摆脱的基本逻辑困境。如果我们要证明自然具有绝对内在的价值,我们必须要在人类与自然物当中设定一个最高的客观标准,否则,我们就永远以人的目光来审视自然,永远超不出人类自身的主体性阈限。而这一最高客体又不能脱离人的设定,所以,终究不能逃脱人类中心论的束缚。可见,无论坚持“审美价值”,还是“类比”,它们又回到了前文所说的人类中心论的立场,显然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述两个相反的观点看做是自然中心论的“二律背反”。如果我们单独承认任何一方,都将遇到对方的反对。这一矛盾意味着自然中心论者所持有的抽象伦理观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诉诸于辩证法才能解决其中的矛盾。因为辩证法是以承认矛盾为前提的,黑格尔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而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手法,将其运用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对共产主义的原理做出了一个规定“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4]81}。应该说,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我们理解当代生态问题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在这里以辩证思维的方式,实现了两种对立观点的统一。

(三) 休斯对生态主义“道德说教”的批判

休斯认为,如果生态问题不是由于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所导致的,也不是由与人无关的自然对人类的限制导致的,那么,生态问题实质就是“人化自然”的那个“自然”对人类的限制所导致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就是我们思考一切生态问题的自然观^①前提。休斯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②。马克思批判了那种企图通过道德说教来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的做法,休斯以此为例同样批判了生态主义的道德说教。

“马克思对道德的敌视或许可以解释为不是拒斥道德批判本身,而是断言道德批判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的效用有限性。”^{[2]22}马克思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去摧毁。”^{[7]9}人类解放问题,不能仅仅诉诸道德和宗教的力量,而是要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领域入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休斯从马克思的这一唯物史观出发,同样批判了当代西方生态主义者和环境伦理学家们的那种抽象的道德说教的做法。休斯以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态度为例,分析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8]219}在资本私有制的框架下,这种买卖行为并非是不公正的。一旦我们超出这一框架,去思考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如果我们加入了另外价值观的话,我们才会判断资本主义的这种交换行为所具有的不公正性。“马克思认为,直到孕育它们的社会改造的物质条件出现之前,资产阶级的正义性原则就一直不能被取代,但他认为它们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道,可以通过比较‘较高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来判断和评判。”^{[2]23}因此,我们在资本私有制的框架之内,企图通过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达到我们所预设的新的价值观,那将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家不可能通过道德观念的改变,来自觉废除资本私有制。而我们也不能指出其中的违背道德的因素。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恰恰是公平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通过道德说教。相反,必须通过实践的批判,才能确证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具有的不公正性,而这却要根据预设的新价值观,即共产主义的

① 马克思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世界观以及马克思的人性观都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眼中的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世界”,马克思眼中的自然也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马克思眼中的人性也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因此,世界观、自然观和人性观在马克思那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视角的审视。

② 休斯没有自觉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问题,所以他通常把马克思看做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而忽略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然中心环节,这是不全面的。这需要在辩证思维当中加以澄清。后文将论述这一问题。

价值观来得到评判。

休斯从马克思对道德说教的批判当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马克思的道德怀疑论就可视为这样一种警告：不能简单地把生态问题看做一套错误价值观念的结果，似乎可以通过颁布一项新的无需思考那些价值观背后的利益和结构的伦理准则来矫正生态问题。”^{[2]24}他又指出 “故而对马克思而言，一个致力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家的根本任务，不是倡导某一套道德信念，而是分析它们背后的各种利益及社会结构，从而可以识别并促进变化的潜在动力。”^{[2]23-24}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利益竞争，是导致人类不断挑战自然界根本原因。我们不是要抽象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而是要从人类的生产方式当中来思考自然界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的价值观问题导致了当代的生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生态问题不出现在生态本身，而是出现在人类自身。当生态主义者把生态问题定义为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包含的意义是：人类一定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即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来发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如果忽略了后者，就是纯粹的生态学家所思考的问题，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关系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生态中心论者更加关心生态问题，但实质上是绕开了人本身的社会关系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抽象的。他们总是从单个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角度思考生态问题，这就排除了社会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当中的中介作用。从唯物史观出发，休斯的观点显然是支持人类中心论的 “我们开始可能会在马克思学术的背景中设定论点，通过考虑莱内尔格伦德曼提出的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论点作为捍卫马克思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反对来自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生态批判。”^{[2]26}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2] 乔纳森·休斯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
- [3]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4]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5]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 [6]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8]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责任编辑：崔月琴]

dicial experts. The inquiry rules at the trial , payment and legal liability should be different between expert witness and judicial expert.

Keywords: non-judicial experts system; expert witness; expert evidence; experts showing in court

A Review of the Starting-Poin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Wisdom of Ignorance

HE Lai (112)

Abstract: The self-awareness of ignorance is the origin of wisdom , which is most easily forgotten by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has resulted in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 the healthy value system and social order. So ,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opic to review the wisdom of ignorance. The self-awareness of ignorance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dimension of self-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 but also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of idea in terms of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value system and good social order , which means that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starting-point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o review the wisdom of ignorance.

Keywords: wisdom of ignorance; contemporary rehabilitation of philosophy; self-awareness; value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good social order

On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Culture in the Society and Mass Society

ZHANG Wen-xi (120)

Abstract: What is the core of the semantic problem of the phrase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probably arousing awareness of the unexpecte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oblem is originated from the key na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consuming society , that means consuming and entertainment have given the cultural matters and living society’s matters the nature of “non-worldly”. Nevertheless , to analyze a culture , the world nature is its point , therefore the word of “world”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lasting which leads us to the core of the controversial 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mass culture; mass societ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Ec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Hughes’ Criticism to the West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MU Yan-jie , LUO Ying (126)

Abstract: The west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considered that the core of communism theory of Marx was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needs , whereas it can’t see the limits of nature and it was blinded to ecological problems , so Marxism is against ecological view. Hughes argued against the above views , he said , Marx take the limits of natural as person to person’s own limitations that projected to the nature , in this case , natural boundaries to which exists as a “limit”. Restriction on one’s own self replaced the external natural boundaries , this is the core ideas of the ecological Marxism of Hughes. Starting from the ideas , Hughes debated around on the definition of “ecological problems” , criticized the abstraction of the western ecological ethics moral preaching , defended the thoughts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Jonathan Hughes; Marx; the western ecolog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ical problem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Growth of the Enterprises under the Cultural Power Orientation

QI Ping , LIU Jia-qi , XIAO Xu-dong (133)

Abstract: The cultural awareness has been raised to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building up the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the key undertakers in the building of cultural power and with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ir keeping healthy growth to the cause.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power building and the emphasis of cultural awareness are the guidanc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form their own culture that helps reform and develop-